

潼关渡赋

文 / 费欣瑜



大河汤汤，抱关东逝；雄关巍巍，枕岳而立。潼关古渡，处秦晋豫三省之要津，扼黄渭洛三河之汇流，《水经注》载“潼激关山，因谓之潼关”，此“潼”含雷霆之势，蕴奔涌之姿，乃万里黄河最负盛名之津渡也。岳渎相望，华山拱其南；湍流九曲，大河环其北，天造地设之险，成关中锁钥之雄，亦铸千年渡头之传奇。

溯源洪荒，古道初开。昔者秦扫六合，汉兴天下，潼关为漕运之枢纽。武帝置船司空县，专司河渭水运，粮船万艘连樯而下，粟米千仓转输西京，帆影映波，号子惊天，此乃古渡繁盛之始。秦末周文率水师千艘，逆浪而上，破渡夺关，直捣咸阳，一役定关中风云；魏武征马超，巧施离间，激战桃林，残阳映血波，古渡记烽烟。汉唐以降，此地更兼军事之重，十二连城控秦岭之险，禁沟深堑阻迂回之敌，承家国安危，杜少陵《潼关吏》有云“胡来但自守，岂复忧西都”。

隋唐盛世，漕运鼎盛。粮船自江南溯流，经汴水入黄河，过此渡入渭河，直抵长安，维系帝都命脉。韩愈有诗“荆山已去华山来，日照潼关四扇开”，既写关城朝瞰之景，亦状渡头往来之繁。安史之乱，哥舒守关，惊涛与战鼓共鸣；烽烟未散，残帆映斜，津楼于萧秋一叹。岁月流转，唐室衰微，

长安渐远帝畿之尊，古渡却未失其要，明清以降，更成商贸之通衢。雍正四年设潼关县，风陵寺专管水运。乾隆年间，大小舟船星罗棋布，客货游舟飘忽其间，晋之煤铁盐、秦之粮棉茶，皆由此互通，成风陵晓渡之胜景，跻身关八景之列。光绪庚子，慈禧西狩，万乘之师经此往返，舟楫八日夜昼不绝，古渡见证王朝之末路。抗战烽火，此地更成御敌之屏障，黄河对岸寇氛弥漫，渡头男儿瞋目守疆。八百勇士沉黄河而绝江路，川军劲旅过渡口而守家乡，英豪于登舟，奔赴疆场，血沃河山，古渡遂成民族气节之丰碑。

今时今日，岁月变迁。公路铁路纵横两岸，铁桥飞架取代舟楫，古渡之帆影虽隐，千年之气脉犹存。登山河览望，望大河东去，不见当年漕船之繁，却闻历史之回响；抚残碑断碣，忆往昔烽烟，未忘渡头之壮志，更感今朝之太平。昔者“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”之雄浑，今化作“岳渎含清晖，河声入远空”之祥和。

嗟夫！潼关古渡，非独一水之津，实乃历史之镜也。观其兴，知漕运之重系国脉；观其盛，晓商贸之旺通四海；观其险，明山河之固护邦畿；观其忠，感民族之魂铸丰碑。大河不息，渡魂永存，今作此赋，以记其胜。（作者供职于宝鸡收费站）

潼关古渡在三河交汇处

文 / 王焱毅



运中枢。导游指着远方湍急的河道说：“那时候关东的粮米想进长安，潼关是必经的嗓子眼。到了明清鼎盛时期，这里商贾云集，是丝绸之路向东延伸的重要通道。因为渭河水浅滩多，百石大船进不去，必须在潼关靠岸，换成小船或陆路转运。可以说，这片滩涂印证了半部中国交通史。”听着他的讲解，我再看那咆哮的河面，仿佛看到了一千年前，无数官船、粮船在此接踵抵岸，成千上万的搬运工在此挥汗如雨。

咽喉要塞：不仅是关，更是渡

老一辈潼关人常说，如果没有了渡口，潼关的魂儿就丢了一半。参观走访时，我遇到一位坐在石坎上抽旱烟的老汉。他操着浓重的秦腔念叨：“娃呀，以前咱这儿是典型的水城，城墙根儿就在水里泡着。那时候码头上整天响着船工的号子声，热闹得像个不夜城。”

我蹲下身，摸了摸脚下一块残存的青石阶。石块边缘已经被磨得像镜子一样圆润。那是几百年来，无数挑夫赤着脚，挑着沉甸甸的盐、粮、棉，一寸一寸踩出来的痕迹。我想起导游说的话，那时候的码头栈道常年是湿的，那是河水浸的，也是纤夫的汗水的。

消失与归来：被水淹没的记忆

20世纪50年代，为了配合三峡水库蓄洪，千年古城和这座“重中之重”的老渡口整

体拆迁，沉入水底。我在景区的一隅，发现了一截锈得几乎看不出形状的铁质锚链。它由于常年经受风雨，已经和泥土固结在了一起。我试着用力拎了拎，沉重异常。那一刻，我才真切感悟到，这锚链背后曾是无数家庭的生计，是陕西航运曾经的荣光。

现在的潼关古渡，是在原址基础上恢复重建的。虽然“万担粮船入潼关”的景象不再，但它更像是一个守望者。哪怕老码头沉入了水底，它依然活在当地人的念想里。

现在的日子好了，不需要再卖苦力背大包，但如果没有这些老桩子，潼关的根就像没拴住一样。

活在当下的浪漫

离开前，我在渡口边买了一个现打的潼关肉夹馍。摊主是个利索的中年人，手里的刀把肉墩剁得“嗒嗒”响。我蹲在河边，一边顶着河风啃着酥脆掉渣的饼，一边看远处的动车组快速跨过黄河大桥。

那一刻，古老与现代的重叠感特别真实。老渡口慢悠悠的历史与高铁快节奏的未来，就在这一口肉夹馍的油香里交融了。正如导游所说，无论时代怎么变，这个地理上的“重中之重”，永远记录着陕西航运的脊梁。船过水无痕，但渡口记得。

（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港务区收费站）

历史的重中之重

在渡口旧址，我遇到一位当地导游。他没跟我念那些干巴巴的词条，而是指着脚下这片看似荒凉的河滩，神色严肃地说了四个字“重中之重”。

“咱这渡口，早在大商汤时期就存在了，那时候还没建潼关城呢！”导游的话一下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他告诉我，潼关古渡不仅是地标，更是历朝历代的命脉。西汉时期，朝廷专门在这里设立了“船司空”，这可是统管水运调度的实权官职。

到了隋唐盛世，这里更成了全国性的漕

热议壶口古渡

句话背后，是多么艰难的一部历史。大桥带给我们的便捷是结果，而老渡口，保存着那个“过程”的所有艰辛与智慧。没有它，黄河天险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；有了它，历史就有了可以触摸的肌理。这种沉浸式的历史现场感，是任何新建的博物馆或仿古街区都无法替代的。它的“渡”，在于能瞬间打通时间长河，让你感受那段岁月的重量。如今这里依托圪针滩古集镇旧址，以160孔陕北特色窑洞群为主体，明清老街、古渡亭为核，心建成了壶口古渡口小镇，可以说是极大程度上对古渡口遗址进行了保护。但是如果真的一圈走下来，千篇一律的商铺、大同小异的网红打卡点、随处可见的汉服租赁与义乌小商品，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“在那里旅游都一样”的疲惫感，这种同质化背后，是过度商业化与短视运营导致的文化体验浅表化。相较于瀑布景区的人声鼎沸，古渡口小镇的不温不火，恰恰印证了游客用脚投票的选择。这或许正是“古镇旅游”发展必经之路——从单纯观光到文化度假，唯有深挖非遗IP，做好差异化定位，通过不断创新尝试，让文化真正活起来，未来我们才可能邂逅一个不一样的壶口古渡，一个能让我们慢下来，静享“渡”心的地方。

（作者供职于港务区收费站）

王媛：古渡余影

黄河如万马奔腾，泥沙累积的河床沧桑古朴，千万年间变化寥寥。直到人的出现，把泥沙形成的冲积平原当作赖以生存的家园，在波涛汹涌的河岸边搭建渡口，从简陋的小木筏到稳当的渡船。

黄河边有个古渡口小镇，距壶口瀑布核心景点只有五六公里，古渡口小镇因壶口古渡而得名。壶口古渡在旧时又称圪针滩，渡口对面就是采桑津。在车马不便的古代，黄河的运输功能被人们开发到极致，《左传》记录的黄河津渡就有数处，桑津渡是其中之一。

卢臻：在古渡的风中牵手

我与妻子的壶口之行，本是为追寻黄河奔腾的壮阔，却在飞瀑之外，与一座古渡小镇撞个满怀。它就是位于延安市宜川县的圪针滩古渡口小镇。圪针滩渡口古称孟门津，与河对面的采桑津相对，合称桑津渡。该渡口位于宜川县壶口景区圪针滩古集镇旧址，北距壶口瀑布约5公里，西侧紧临G309国道，东侧扼守黄河。

这场邂逅让“老码头、老渡口”在现代是

否还有价值”这个抽象议题变得可触可感。在壶口瀑布的轰鸣与圪针滩渡口的炊烟中，我们找到了最生动的答案。

车行至黄河岸边，坐上了摆渡车前往，尚未见瀑布真容，先闻雷霆之声。循声而至，只见黄河水从千米宽谷骤然收束，跌入三十多米深的石槽，水雾漫天飞溅，如万马奔腾，正如李白笔下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豪情。妻子牵着我的手站在观景台，衣角被水雾打湿，却久久不愿挪步。这时有一位游客说，这壶口瀑布不仅是自然奇观，更是古渡文明的见证者。

踏入傍晚的小镇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，两侧是复原的明清商号、窑洞客栈，门楣上的“晋商驿馆”“秦晋通衢”匾额，依稀可见当年的繁盛。妻子驻足在一座老码头遗址前，石阶被船桨磨出深深的凹槽，岸边的系船桩早已斑驳，却仍倔强地矗立着，仿佛在诉说昔日“白日干帆过，夜间万灯明”的景象。

如今圪针滩古渡小镇，以“保护+再造”的模式，让老渡口焕发了新生。“黄河摆渡”，虽不再是商贸出行，却能在摇橹声中感受古人渡河的意境；小镇里的民俗馆，收藏着旧时的船桨、缆绳、黄河泥塑。傍晚时分，窑洞民宿的红灯笼亮起，我们与来自各地的游客坐在一家饭店，品尝黄河鱼、臊子饭，那一刻，古渡小镇成了连接人与自然、传统与现代的纽带。

保护老渡口，不是固守过去，而是要为其找到与现代社会对话的方式。壶口古渡的实践告诉我们，老码头、老渡口的生命力，在于其背后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。当这些基因与旅游体验、民俗传承、生态保护相结合时，便能实现枯木逢春的蜕变。这场与妻子的旅途，不仅让我们领略了黄河的壮美，更让我们明白：那些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码头、老渡口，从来都不是时代的弃子，而是等待被唤醒的宝藏，在保护与再利用的探索中，它们终将发出穿越时空的新声。

（作者供职于淳化北收费站）

西汉司马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“六月，魏王豹渴归视亲疾，至国，即绝河关反，与楚约和。汉王使郦生说豹，不下。其八月，以信为左丞相，击魏。魏王盛兵蒲坂，塞临晋，信乃益为疑兵，陈船欲度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，袭安邑。魏王豹惊，引兵迎信，信遂虏豹，定魏为河东郡。”汉高祖二年（前205年）魏王豹反汉后占据黄河天险，封锁临晋关渡口，刘邦曾派郦食其劝降魏王豹未果，遂命韩信出兵。魏军主力驻守蒲坂与临晋关，韩信侦查夏阳防御薄弱后，采用声东击西战术，佯攻临晋关牵制敌军，暗中以木罂制成筏子从上游夏阳渡河突袭安邑。汉军渡河后直取安邑，迫使魏军回援，同时灌婴趁机攻占晋关形成夹击。魏军溃败，魏王豹被俘，汉军平定河东五十二县并设置河东郡。这段故事说的就是韩信从夏阳渡木罂渡军，声东击西的经典战役。

显然夏阳渡又称木罂渡和这个典故脱不了关系。那么当时的夏阳渡到底在哪呢？这是关键的历史地理问题。“木罂”又为何物呢？

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解《汉书》时，对“木罂”进行了解释：“罂，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。以木桶缚罂以为筏。”即用木料和陶瓮捆绑制成的简易浮筏。明代军事类书籍《武备志》说：“木罂者，缚瓮缶以为筏；瓮缶受二石力，胜一人。瓮容五寸，下以绳勾连，编瓮于其上，形长而方，前置筏头后置梢，左右置棹。”对这种神奇的渡河工具的具体制作方式有清晰的描写。

关于夏阳渡的位置，确实存在韩城与合阳两种说法（合阳治川有木罂古渡风景区），其根源在于历史地名变迁、黄河河道改动以及古今行政区划的调整等原因。

韩信灭魏发生在公元前205年，而西汉设置“夏阳县”是在约50年后的公元前155年（汉景帝时期）。这意味着，韩信渡河时，官方并没有一个叫“夏阳县”的行政区划，他利用的是名为“夏阳”的黄河渡口。渡口得名于附近的古邑“少梁”也就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城池，后属秦。少梁邑的位置，经考古和文献考证，就在今韩城市芝川镇附近。因此，韩信的出发地是“夏阳渡”（少梁渡），即今天的芝川镇黄河岸。从军事地理看，芝川镇对岸是山西河津的禹门口（古称龙门），渡河后即可直插河东腹地，符合韩信“袭安邑”的军事意图。

据《韩城市志》1991版 三秦出版社《大事记》、《交通邮电志》均有记载：“芝川渡又名少梁渡、夏阳渡。位于市南10公里的旧芝川镇东（今尚有遗迹），与山西省万荣县东西相望。西汉初，韩信东袭魏王豹，即由此以木罂渡军取胜。此后，一直为山陕两省水上交通要地，曾出现过载重约15吨的木船横渡。”

当然合阳的“夏阳”地名，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历史地名迁移的典型现象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已记载，西汉设立的夏阳县“故城在邰阳东”，北魏以后县治废弛，“夏阳”地名逐渐东移至今合阳县东部黄河沿岸，地名发生空间迁移。至唐代，合阳境内明确规定设有“夏阳镇”，后世演变为今天的“夏阳村”。因此，合阳的“夏阳”是一个继承自古地名、但位置已发生移动的后起地名。现在合阳治川木罂古渡有以浮舟组成的浮桥观景点。总而言之，夏阳古渡（木罂渡）已从历史上的军事咽喉，转变为兼具生态交通、历史教育、文化旅游和生态屏障多重功能的综合性文化地标。

吴王渡口记忆

文 / 殷冬娟

去年暑假，我携家人驱车前往山西运城。途经黄河大桥时，虽心向往之，却因车行高速，无法驻足一睹母亲河的壮阔，心中不免留下几分遗憾。于是返程时，我特意绕道，专程前往坐落于山西临猗与陕西合阳之间的吴王古渡，只为亲眼看看黄河本真的模样。

位于晋陕之交的吴王渡，已默默守望了两千多个春秋。对岸，便是陕西合阳的洽川镇。此处地势险峻，一面临河，三面环沟，背倚巍巍高耸的吴王寨，可谓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。明清时，它与禹门渡、风陵渡齐名，并称“黄河三大古渡”，扼守着秦晋往来的咽喉，是沟通两岸最重要的生命枢纽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吴王渡是两岸百姓赖以生存的通道。往昔过河，全靠舟楫摆渡。于是，“喊渡”成了此地独特的风景，那粗犷而悠长的喊声，穿透漫漫黄土的空气，在黄河宽阔的水面上久久回荡，直至一叶扁舟缓缓破雾而来。漕运鼎盛之年，这里是晋煤、潞盐运往秦豫的必经之路，渡口旁的吴王店店铺林立，商贾云集，酒肆饭馆的喧嚣日夜不息。进入新世纪，一座由25艘浮舟连接而成的500米浮桥横跨两岸，车流自此川流不息，彻底终结了千年的摆渡史，以新的方式续写着“秦晋之好”的篇章。

古渡的风景，是藏在涛声与风物里的。伫立岸边，但见河面浩渺，水天一色，裹挟着泥土气息的河风拂面而来。滩涂上，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，风过之处，绿浪翻涌，飒飒作响。站在渡口的高处远眺，对岸的屋舍、行人乃至袅袅炊烟都清晰可辨。黄河虽宽，却似乎从未真正隔断过两岸血脉相连的温情。

然而，这片土地也铭记着烽火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寇为进犯陕北，曾疯狂觊觎这个战略要地。据载，八路军东渡黄河后，一部曾驻扎于此，与当地游击队协同坚守。经过连日苦战，终将进犯的日军击退，保住了渡口，也粉碎了敌人西进的图谋。古渡斑驳的城墙浸染过英雄的热血，见证了一段同仇敌忾、浴血卫国的壮烈往事。

如今，古渡的城楼依旧矗立在黄河岸畔。城楼斑驳，刻满风霜，“吴王古渡”四个苍劲的大字，仿佛一位缄默的老者，无声诉说着千年的兴衰荣辱。黄河的涛声年年依旧，昔日的硝烟早已散尽，取而代之的是浮桥上穿梭的车辆，和游客凭栏时的赞叹声。吴王渡，这座连缀着战争与和平、过往与未来的古渡，始终静静地守在那里。它不仅是地理的连接，更是历史的容器，承载着秦晋大地代代相传的记忆与温情。

（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）

夏阳渡
韩信木罂渡军

文 / 蒙文燕